

试析宁夏海原县林子梁遗址的两类遗存

陈小三

关键词：宁夏 林子梁遗址 常山下层文化 页河子类型 窑洞建筑

KEYWORDS: Ningxia Linziliang Site Lower Changshan Culture Yehezi Type Cave Dwellings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es to the stratigraphic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eatures, the provenances of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and the stage-division of the features in the original excavation report, the remains of the Linziliang Site in Haiyuan County, Ningxia can be attributed into two type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The representative remains of the stages I and II of this site had cultural connotation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Lower Changshan Culture and their date was roughly in the earlier half of the 3rd millennium BC; the date of the representative remains of the stages III through V of this site, which might be named as "Yehezi Type", was around the later half of the 3rd millennium BC; it developed from the Lower Changshan Culture and might not belong to Qijia Culture.

20世纪80年代末，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对海原县菜园村周邻的遗址群进行了发掘，包括马缨子梁、林子梁、石沟三处遗址，还有切刀把、瓦罐嘴、寨子梁、二岭子湾四处墓地。发掘者指出，这些遗址和墓地发现的遗存文化性质接近，可将其命名为“菜园文化”^[1]。事实上，林子梁、石沟两处遗址所获遗存的文化面貌与其他地点并不相同，由于石沟遗址仅清理了一座灰坑，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发掘面积较大、所获遗物丰富的林子梁遗址。

关于林子梁遗址所获遗存的文化性质，在发掘报告出版之际，张忠培先生就指出：“林子梁遗址二期三段、三期四段和四期五段的内涵并不单纯。它们的一部分，同于一期一段及二期二段，另一部分则颇有新意，却又相当复杂。石沟遗址、切刀把墓地、瓦

罐嘴墓地、寨子梁墓地和二岭子湾墓地，无疑和林子梁遗址一期一段、二期二段相同”^[2]。

笔者认同上述观点，林子梁遗址第三至五段遗存中，之所以有大量第一、二段的因素，主要是没有正确把握遗迹单位的层位关系造成的。重新分析出土遗物丰富的单位，可以调整原报告中一些遗迹单位的段别，进而说明该遗址发现的遗存可以明确地划分为两种年代有别、性质各异的考古学文化。这一划分，对于我们认识陇山山麓地带公元前三千纪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正确判定当地所见遗存的文化归属都有特殊意义。

一般而言，遗址地层中的遗物不如遗迹单位中发现的遗物内涵单纯。林子梁遗址也

作者：陈小三，太原市，030006，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是这种情形。因此，本文将报告中发表的遗物重新归入发掘单位后，暂不讨论地层中发现的遗物，而是着重分析灰坑、房址和墓葬的层位关系及出土遗物。

依据发掘报告公布的遗迹开口层位^[9]，可将出土器物丰富的单位整理为表一。

表一 发掘报告中林子梁遗址遗迹单位的时段

开口层位	灰坑	房址	墓葬	段	期
第1层下		F1、F2		5	四
第2A层下	H34、H38、 H41、H42		M3		
第2B层下	H54	F11、F12		4	三
第2C层下		F3			
第3A层下	H26、H35	F9、F13		3	
第3C层下	H5	F4			
第3D层下	H47、H50			2	二
第4层下	H10	F7、F8、F10	M1、M2		
				1	一

将遗物还原到遗迹单位后，发现林子梁遗址灰坑及墓葬出土陶器内涵普遍单纯，报告对年代的判断基本正确。由于房址均为窑洞式建筑，堆积形成过程特殊，报告对房址及其遗物的年代判断出现了一些失误。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房址的层位准确，但不恰当地将开口在同一层位下的遗迹看做同一时期的遗存；二是未能准确把握房址的开口层位；三是对房址内堆积的形成过程未能认真分析。下面从这些原因入手，分析年代判断有疑问的房址，再按照层位关系判断各单位的段别，最后再讨论该遗址的文化分期。

二

第一，房址开口层位明确，但不恰当地比较造成年代误判，此类遗迹有F2、F1。

原报告将F2年代定在第四期第五段，一个重要原因是F2开口在第1层即表土层下。核对原报告公布的平面图可知，F2位于T2内，直接在生土上开挖，周邻未见其他遗迹现象。由于该探方内没有连续的文化堆积，层位关系只能说明该遗迹不晚于表土层，其年代上限则无法根据层位关系判断。因此，

不能仅仅依据其开口在表土层下，就认为F2是年代最晚的遗存，其年代要通过分析出土遗物确定。

第一期第一段在原报告中指的是第4层及叠压在该层以下的遗迹单位。该段遗存遗迹单位的文化内涵比较单纯。根据报告对该段陶片的统计，器类有单耳罐、细颈壶、折腹盆、豆等，纹饰以篮纹为大宗，约占54.4%，素面约占21.6%，绳纹约占15.3%。

F2出土陶器发表的有刻划纹单耳罐、素面罐、堆纹罐（图一，1~4）。除1件素面双耳罐，其余均饰篮纹或刻划纹。器类和纹饰特征与报告中属于第一段，即开口在第4层下的诸单位（H10、F7、F8、F10、M1、M2）出土器物非常接近（图一，5~8）。因此，F2应属于第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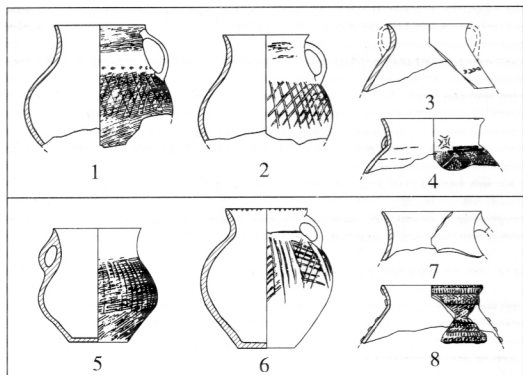
F1也是直接在生土上开挖，开口于表土层下，原报告也是依据开口层位将其定在第四期第五段，该单位未发表遗物，但根据陶片统计表（《宁夏菜园》表二五），纹饰最大宗为篮纹，其次是素面，附加堆纹和划纹数量相当，未见绳纹。器类有双耳罐、小口罐、小口瓮等，器类及其纹饰特征与第一段的器物接近。

根据平面图，F1与F2并排分布，规模大小也基本一致。所以，从总体布局和陶器来看，F1应与F2年代接近。综上可知，F1、F2均应该从原报告的第四期第五段中剔除，调整为遗址第一段。

第二，开口层位判断不准确造成年代误判，此类遗迹有F3。

窑洞一般直接在生土上开挖，考古发掘的这种房址顶部往往坍塌。这种情况下，判断窑洞的开口层位不能依据叠压在塌陷后房址上的堆积，而应着重分析窑洞门道处的堆积。

原报告中认为，F3开口在第2C层下，其附属建筑J1~J4的使用期是在第二期第二段，而F3主体使用的时间在第三期第四段。F3塌落后的屋顶基本保持着原状，只是局部



图一 F2出土陶器与第一期第一段典型陶器
1、2、5、6. 刻划纹单耳罐 (F2①:9、F2①:1、M2:2、M1:1) 3、7. 素面罐 (F2①:4、H10:5) 4、8. 堆纹罐 (F2①:12、H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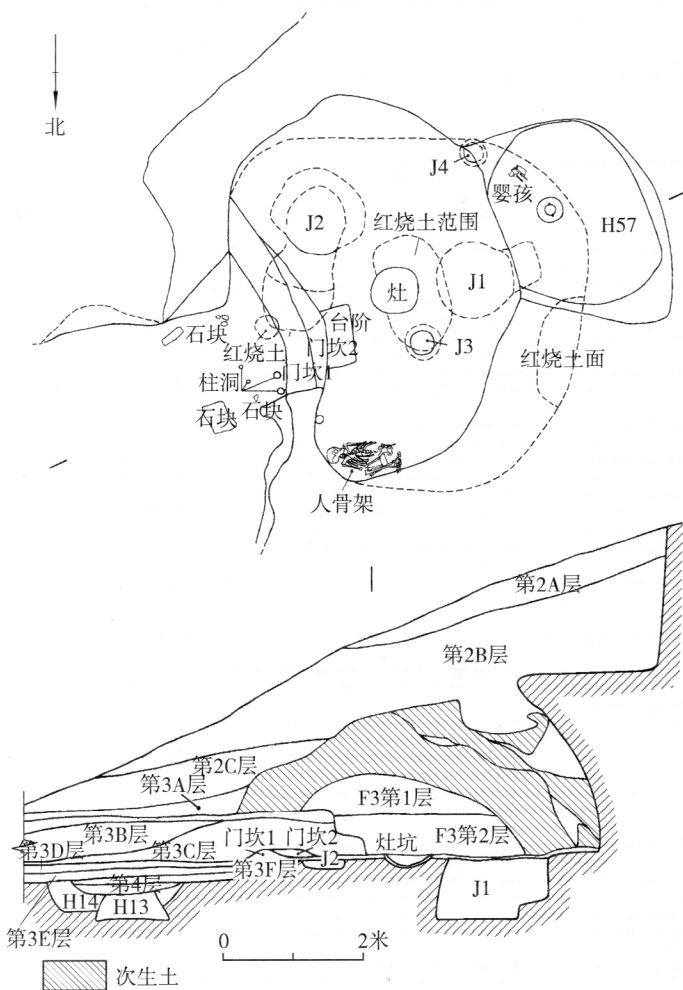
出现开裂缝隙，渗入淤土，因此，判断其开口层位应重点看门道处的堆积。从F3门道来看，门坎直接压在第3D层上，第3C层又叠压在门坎上。很显然废弃之后的F3开口应该在第3C层下（图二）。

另据报告介绍，窖穴J1~J4属于F3的附属建筑，它们都叠压在第3D层之下，窖穴使用时间不长，工具痕迹依稀可见。到相当于第3D层形成时，房屋建筑进行了修整，铺垫房屋地面，窖穴被废弃填埋铺垫平整。可见第3D层的形成在堆积顺序上晚于窑洞及窖穴的始建年代的。由此可以推断，F3以及J1~J4的建造年代均不晚于第3D层。F3内部的窖穴J1~J4均有陶器发表（图三，1~10）。器类与房址内部堆积出土陶器（图三，11~17）的器类和形制特征十分接近。这也是它们时段相近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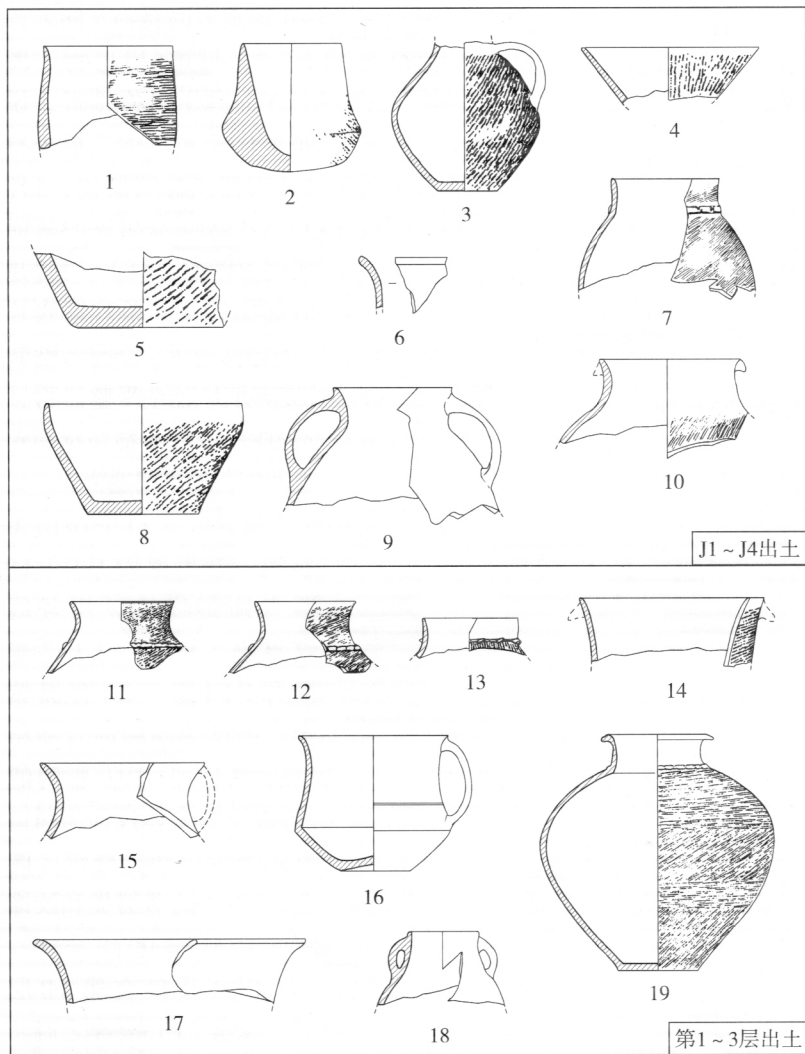
因此，F3应从原报告中的第三期第四段剔除。J1~J4开口在第3D层下，年代相当于第二段偏早；F3主体的使用年代及其第1、2层堆积内的遗物应该早于第3C层，年代相当于第二段偏晚。

第三，未能对房址内的堆积详细分析，将其看做同一时期的遗存。此类遗迹有F13、F11、F9。

F13开口在第3A层下，房址内部的堆积分为4层，其中第2层出土陶器中可辨器形有豆圈足、杯、小口罐，发表了2件素面圈足豆；第3层没有发表器物，出土陶器中可辨器形仅有小口罐；第4层分布在居住面上和套窑内堆积的上层。出土的陶片、兽骨、石器和骨器等和置于原居室内的遗物混杂在一起，多数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应为房屋使用后期的原有器物。陶片中可辨器形



图二 F3平、剖面图
(据《宁夏菜园》图三一)



图三 F3出土陶器

1、2. 小罐 (F3J1:4、1) 3、15、16. 单耳罐 (F3J2:12、F3②:11、F3②:14) 4、8. 盆 (F3J2:9、F3J4:1) 5. 器底 (F3J3:4) 6、17. 器口 (F3J3:7、F3③:12) 7、11~13. 罐 (F3J2:11、F3①:1、F3①:8、F3②:10) 9、18. 双耳罐 (F3J4:20、F3③:1) 10、14、19. 双鬲罐 (F3J4:4、F3②:9、F3②:13)

有小口罐、彩陶罐、盆形匣、瓮、壶、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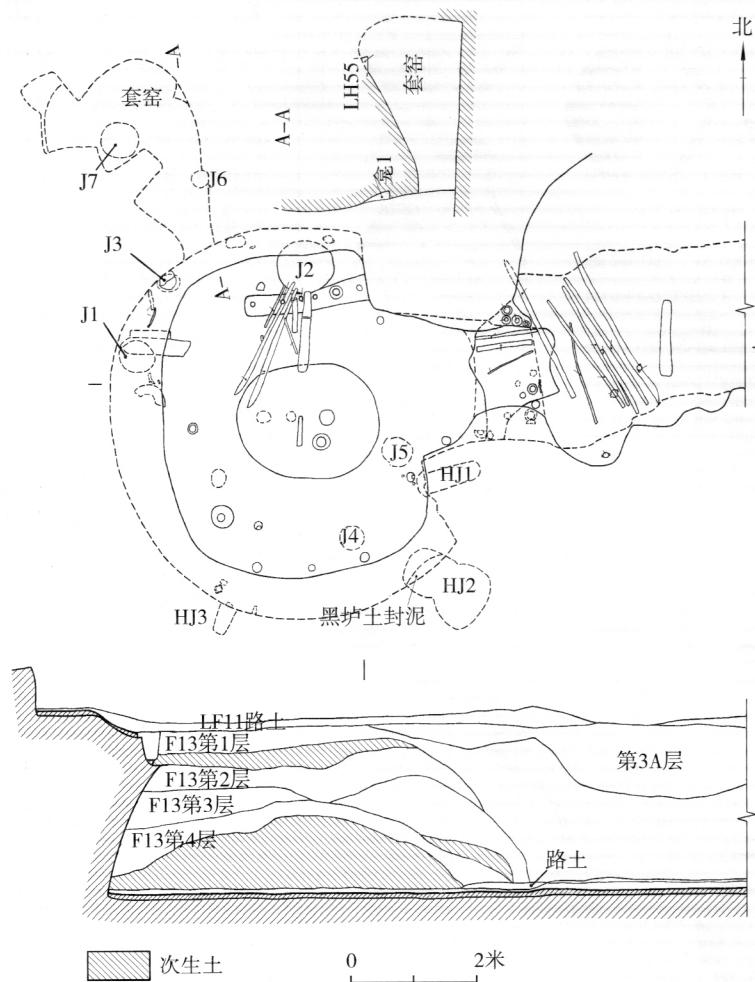
F13的套窑 (原报告中编号为J7) 并未坍塌。它下半部分淤积有多层淤土, 高1.2米, 上半部分中空 (图四)。根据报告的描述, 套窑内堆积的上层出土陶片可以看作和F13同时的遗存, 遗憾的是原报告并未将套窑内的遗物和房址内的遗物分别编号, 而是将其和第4层堆积等同看待。而F13第4层下靠近居室中部地面上, 有一层厚0.1~1.14

米的次生黄土, 周边较薄, 较松散; 中间厚, 质地细腻坚硬, 应是窑顶初次塌落形成的堆积。窑洞式建筑直接在生土上开挖, 因此, F13塌陷之后, 窑洞顶部以上的原生文化层可能发生塌陷, 在F13内逐次形成第4、3、2、1这4层次生文化堆积。所以, F13内堆积第1~4层的遗物不能代表F13建造和使用年代 (见图四)。

在F13居住面上开挖的窑穴J1~J5中出土陶器若干。J1发表的最多, 有7件 (图五, 1~7), 其中1件为素面 (图五, 6), 其余花边罐、鼓腹罐等均饰绳纹, 有的饰麦粒状绳纹。J2中发表盆、花边罐、双鬲罐各1件 (图五, 8~10)。J3发表1件花边罐口沿 (图五, 11)。J5发表1件小口罐

(图五, 12)。这些窑穴叠压在窑顶坍塌形成的次生土下, 其内的遗物可以看作F13使用过程中的遗物, 可以代表F13的使用年代。

原报告已经指出, 居室内放置的一些生活器皿和特殊用品还保持着塌方前的摆放位置。其中居住面上或窑穴口上放置的陶器有小口罐、鬲耳罐残片、壶、彩陶罐、双耳彩陶罐, 门洞南侧放置盆形匣, 门道东南部放置双耳罐2件、彩陶罐1件。这些器物的年代也可以代表F13的使用年代 (图六)。



图四 F13平、剖面图 (据《宁夏菜园》图四四)

综上所述，F13中第1~4层堆积是房址废弃之后原生层位塌陷形成的次生堆积，由于其中的遗物标本没有发表，难以详细讨论它们的时段。比较合理的认识是将这4层堆积看作一个新的遗迹单位，将其遗物从F13中剔除，而F13开口在第3A层下，其居住面以及窖穴J1~J4中遗物的年代可定为第三段。

F11公布的主要是第4、5层及J1中发现的遗物。由于平、剖面图未能反映房址内堆积情况，只能根据出土器物加以分析。据报告可知第5层为路土层，该层发现的陶器可以看作与F11同时期的遗存；此外F11J1中发现的陶器也可以看作F11使用过程中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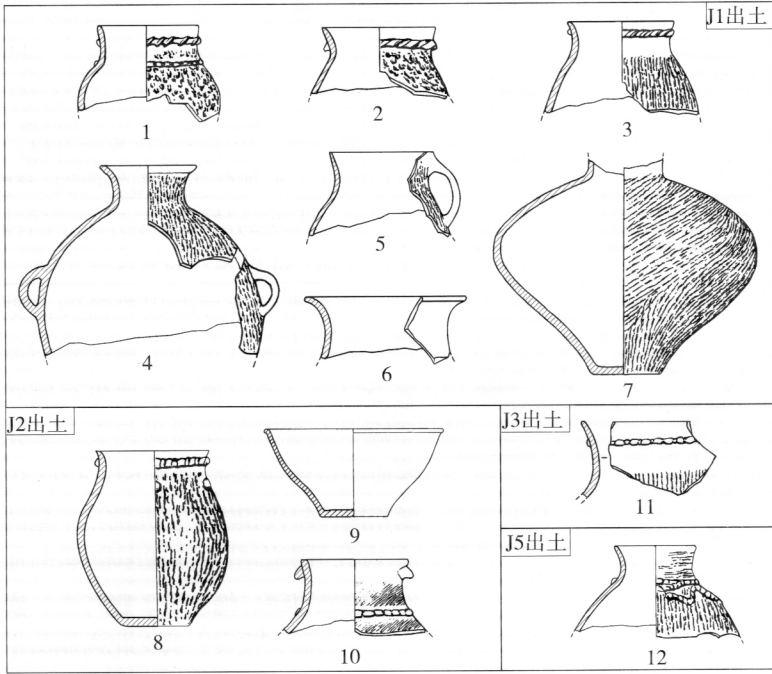
第4层发表的器物（图七，2~4）与第5层遗物（图七，5~8）风格接近，说明年代相去不远。报告有2件陶器未标明层位，1件是时代特征不明显的素面罐底（图七，11），1件是肩部饰划纹的单耳罐残片（图七，12）。后者是常山下层文化的典型器物，不排除这2件器物是扰动到晚期堆积的早期遗物。

此外，F11中还出土彩陶，彩陶罐F11④：10器身饰折线纹，用竖线纹界隔（图七，3）。彩陶片F11③：24有黑紫彩，图样为圆圈内套菱格纹（图七，1）。彩陶罐F11⑤：14主体纹饰为两道黑色条带纹和菱格纹（图七，7）。这些器类和纹饰常见于马厂文化^[4]。

F11开口在第2B层下，修建于F13废弃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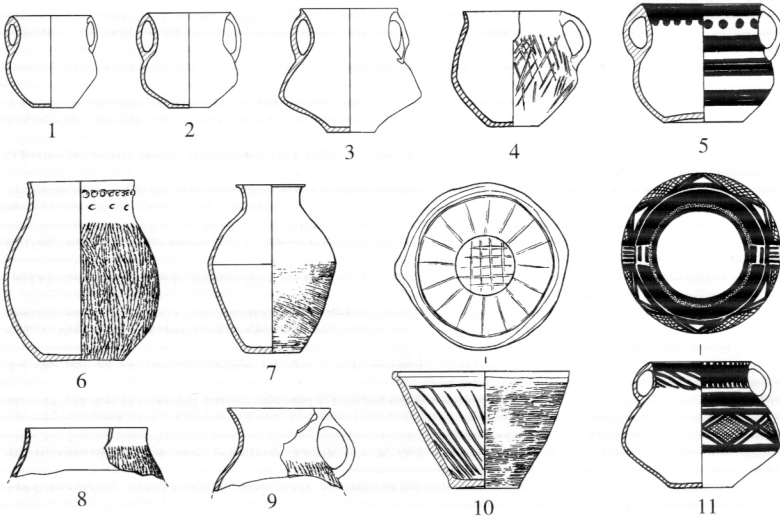
因此，可以认为F11中的遗物不早于F13中的遗物，也不晚于第2B层的遗物。其年代与开口在第2B层下的F12相当，应属于该遗址第四段。

F9未公布剖面图，难以了解其中的堆积情况。据报告，居室残口叠压在第3A层下，路沟东段打破第3B~3D层。居住面上放置若干器物，西北角有单耳罐、半罐形匣各1件，还有未经焙烧的小口罐8件，呈红褐色，腹部施麦粒状绳纹，领中上部施一周附加堆纹。房址内各层堆积的遗物均有报道，第1层发现的陶器风格一致，有篮纹罐口沿、素面小杯（图八，1~3）及盆，第2层内发表1件绳纹单耳罐和2件篮纹器口（图



图五 F13窖穴出土陶器

1~3、8、11. 花边罐 (F13J1 : 37、F13J1 : 26、F13J1 : 36、F13J2 : 22、F13J3 : 33) 4. 腹耳罐 (F13J1 : 29) 5. 单耳罐 (F13J1 : 32) 6. 器口 (F13J1 : 34) 7. 鼓腹罐 (F13J1 : 21) 9. 盆 (F13J2 : 24) 10. 双釜罐 (F13J2 : 23) 12. 小口罐 (F13J5 : 31)



图六 F13房址中出土陶器

1~3. 双耳罐 (F13 : 13、17、16) 4、9. 单耳罐 (F13 : 18、8) 5、11. 彩陶罐 (F13 : 90、19) 6. 花边罐 (F13 : 25) 7. 折肩罐 (F13 : 15) 8. 大口罐 (F13 : 35) 10. 刻槽盆 (F13 : 20)

八, 4~6), 第3层中发表1件花边罐(图八, 7), 其余陶器未标明出土层位(图八, 8~13)。根据房址居住面发现陶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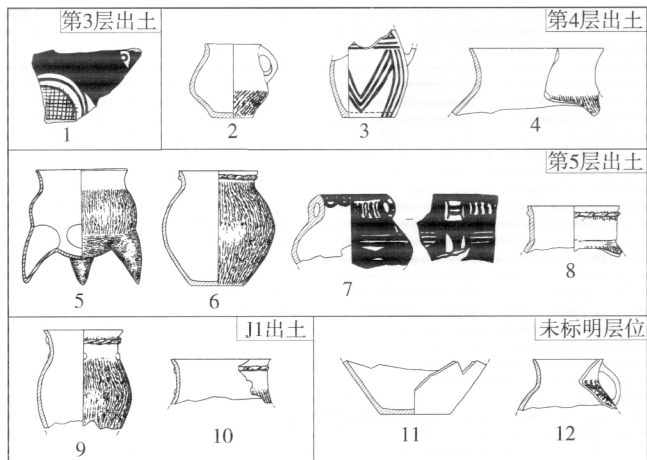
特征, 可以认为第1、2层堆积均是窑洞坍塌后原文化层塌陷形成的, 而非F9使用过程中的堆积, 其中的遗物应与其他层的区别对待。

因此, F9第1、2层堆积是房屋废弃之后, 原生层位塌陷形成的次生堆积, 应该视为一个新的遗迹单位, 不代表F9的建造使用年代。剔除这两层堆积的遗物, 原报告根据层位关系, 将F9定为遗址第三段才较合理。

最后讨论一下瓮棺葬M3的时段。M3位于T15第2A层底部, 瓮棺是一件口残的夹砂红褐陶釜耳罐, 加盖一件小口罐底。M3中出土的陶罐饰斜向篮纹, 仅从器形及纹饰来看, M3中的陶器制作于第一段, 与M1、M2的年代相当。报告发表的平面图未能反映M3在T15中的位置, 如果层位无误的话, 不排除其葬具是利用前代遗留器物制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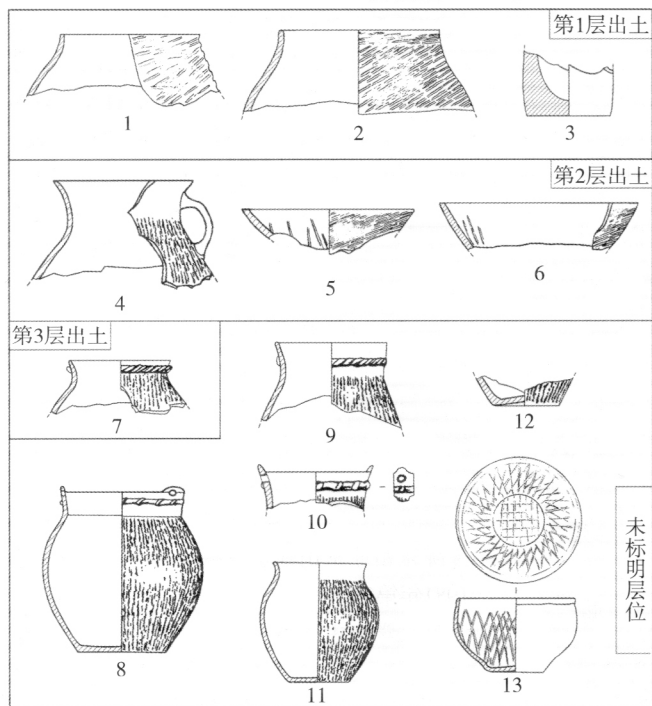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 林子梁遗址第一段以开口在第4层下的H10、F7、F8、F10、M1、M2为代表, 第1层下开口的F1、F2也应

归入此段; 第二段以开口在第3D层下的H47、H50、F3J1~J4, 开口在第3C层下的H5、F3前两层堆积和F4为代表; 第三段以开口在第3A层



图七 F11出土陶器

1. 彩陶片 (F11③:24) 2、3、12. 单耳罐 (F11④:1、F11④:10、F11:4) 4. 口沿 (F11④:7) 5. 罍 (F11⑤:2) 6、8、9、10. 花边罐 (F11⑤:11、F11⑤:5、F11J1:3、F11J1:9) 7. 彩陶罐 (F11⑤:14) 11. 罐底 (F11:4)



图八 F9出土陶器

- 1、2. 篮纹罐口沿 (F9①:13、F9①:7) 3. 素面小杯 (F9①:2) 4. 绳纹单耳罐 (F9②:4) 5、6. 篮纹器口 (F9②:3、F9②:5) 7~10. 花边罐 (F9③:6、F9:10、F9:16、F9:12) 11. 罐 (F9:13) 12. 器底 (F9:9) 13. 盆 (F9:28)

下的H26、H35、F9、F13为代表；第四段以开口在第2B层下的H54、F11、F12为代表；第五段以开口在第2A层下的H34、H38、H41、H42

为代表(表二)。

三

通过对上述遗迹单位重新分段，可以发现，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林子梁遗址发现的遗存实际分属于两种年代有别、性质各异的考古学文化。

其中第一、二段以带篮纹或刻划纹的单耳罐、颈部贴塑泥条的篮纹小口罐、篮纹匝、素面单耳或双耳罐、双鬲罐等陶器为代表，文化内涵与以往命名的常山下层文化^[5]内涵相同，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前半叶。而第三至五段以颈部带附加堆纹的鼓腹罐、绳纹罍、腹耳壶、素面豆等陶器为代表，其文化内涵与宁夏隆德页河子遗址发现的所谓“齐家文化”遗存^[6]基本一致，是一种新的文化遗存，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后半叶。由于此类遗存在隆德页河子遗址大量发现，可暂命名为“页河子类型”。

常山下层文化与页河子类型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处于页河子类型初期阶段的F13进行扼要说明。F13出土的素面双耳罐、刻划纹单耳罐(见图六，1~4)、双鬲罐(见图五，10)等陶器明显承袭自常山下层文化(见图一)。还有一些器物虽然承袭自常山下层文化，但纹饰风格发生了改变，如在常山下层文化中最为典型的篮纹小口罐及单耳罐，在F13中均饰绳纹(见图五，5、7、12)。而F13出土大量绳纹花边罐(见图五，1~3、8)和陶器普遍流行绳纹都是区别于常山下层文化的显著特征，这是

划分出页河子类型的重要依据。据此，页河子类型是在常山下层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

表二

林子梁遗址遗迹单位的期段及文化属性

开口层位	灰坑	房址	墓葬	段	文化属性	时代
第2A层下	H34、H38、H41、H42		M3	五	页河子类型	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
第2B层下	H54	F11、F12		四		
第3A层下	H26、H35	F9、F13		三		
第3C层下	H5	F3第1、2层、F4		二	常山下层文化	公元前三千纪前半叶
第3D层下	H47、H50	F3J1-J4		一		
第4层下	H10	F1、F2（叠压于第1层下）、F7、F8、F10	M1、M2	一		

说明：M3发现的陶罐应属第一期第一段，而从层位关系看M3年代最晚，因此暂将M3归入最晚的遗存。

通过区别林子梁遗址发现的两类遗存，可以发现宁夏南部公元前三千纪的文化变迁也经历了从流行篮纹到流行绳纹的过程。这一趋势与中原地区公元前三千纪前半叶到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的文化变迁同步。此外，林子梁遗址发现的花边罐是北方地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此后在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陕北地区同时期遗存出土的花边罐均与页河子类型有密切关系。

以往学界多将陇山山麓地带发现的属常山下层文化的遗存归入齐家文化。如固原海家湾清理的3座墓葬，报道中称为齐家文化墓葬^[7]。其中M1及M3出土的素面双耳罐、刻划纹单耳罐等明显与《宁夏菜园》报道的切刀把、瓦罐嘴等墓地发现的一致，应属常山下层文化。M2出土陶器中除了素面单耳罐、篮纹盆，尚有1件绳纹罐，该墓应属于常山下层文化末叶或页河子类型初期。此外，固原店河墓地M1~M3也曾被定为齐家文化墓葬^[8]，从葬俗、随葬器物来看，它们也应属于常山下层文化范畴。

页河子类型也曾被划入齐家文化中^[9]，通过前述分析可知，页河子类型的主体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后半叶，从常山下层文化发展而来，与主体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分布范围偏西的齐家文化不同，反而是齐家文化流行的花边罐应继承自页河子类型，页河子类型应是齐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李伊萍教授启发，导师王立新教授悉心修改，谨致谢忱。

注 释

- [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下文简称《宁夏菜园》。
- [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菜园》序，科学出版社，2003年。“另一部分则颇有新意”指的是以花边罐为代表的各类罐。另外，石沟遗址H1中发现“普通绳纹陶片111块，其中有蜂窝状绳纹陶片30块，而篮纹陶片只有35块，数量上两者有较大的差异”。从纹饰统计来看，石沟遗址H1中的遗物与林子梁遗址第一、二段遗存文化性质不同，而和第三至五段遗存接近。
- [3] 各个遗迹单位的层位关系见《宁夏菜园》第174~184页表二八、二九。
- [4] 相关马厂文化的材料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红古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原常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
- [6]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固原博物馆：《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 [7] 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固原海家湾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73年第5期。
- [8]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8期。
- [9] 同[6]。

（责任编辑 付兵兵）